

白樂天文集卷之三十一

浙東觀察使元稹徵之纂集
太保武定侯鳳陽郭勛重編

墓誌銘

故賢妃京兆常氏墓誌銘并序

德宗聖文神武皇帝元妃常氏諱某字某京兆人也
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妃即某官府君第
某女也母曰永穆公主元和四年四月某日妃薨于
某所以其年四月某日詔葬于萬年縣上好里洪平

原上悼馬哀榮之禮有以加焉嗚呼惟常氏大德官
業族系昏戚有國史家謀存焉今奉詔但書地及時
與妃之所以曰賢之義而已貞元中沙鹿上仙長秋
虛位凡六十九御之政多聽於妃妃先以采蘋之誠
奉于上故能霜露之感薦於九廟次以樛木之德逮
于下故能分雲雨之澤治于六宮其餘坐論婦道行
贊內理服用必中度故組訓有常訓言動必中身故
環珮有常聲七十二年禮無違者用命曰賢不亦宜
哉貞元中號奉宮車誓留園寢麻衣告朔蓬首至哀

執匪懈之心視奠於靈坐修無上之道薦福于崇陵
殆茲歿身不衰其志故塋之日掌文之臣白居易得
以無媿之詞誌于墓而銘曰
京兆阡兮洪平原兮歲已丑兮日丁酉兮維土田兮
與時日龜兮著兮借言吉幾幾新墳兮塋者誰德宗
皇帝常賢妃

唐故會王墓誌銘并序

唐元和五年冬十一月四日會王寢疾薨于內邸大
小斂之日上皆不舉樂不坐朝恩也越十二月十八

日詔京兆尹播監視塋事定于萬年縣崇道鄉西道
原禮也是日又詔翰林學士白居易為之銘誌故事
也王諱某字某德宗之孫順宗之子陛下之弟幼有
令德早承寵章未冠而王受封曰會夫以祖功宗德
之慶父天兄日之貴胄土列藩之寵好德樂善之賢
宜乎壽考福延為王室輔嗚呼降年不永二十一而
終哀哉皇帝厚悼睦之恩深友悌之愛故王之薨也
軫悼之念有加於常情王之塋也遣奠之儀有加於
常數哀榮兼備斯其謂乎銘曰

歲在寅月窮紀萬年縣崇道里會王薨塋於此

故滁州刺史贈刑部尚書滎陽鄭公墓誌銘

周宣王封母弟

淵聖御名

公于鄭厥後因封命氏為滎陽

人鄭自

淵聖御名

公而下平簡公而上世家婚嗣咸詳于

史謀故不書公諱某字某伍代祖諱某北齊尚書令
是為平平簡公曾祖諱某下邳郡太守王父諱某衛
州刺史皇考諱某秘書郎贈鄭州刺史公郎秘書第
三子好學攻詞賦進士中第判入高等始授郟城尉
無何本郡守移他鄉州民有暴悖者相率遮道麾訶

不法公忿其犯上立斃六七人採訪使竒之奏署支使改浚儀主簿轉大理評事兼左漕務彭果領五府奏公為節度判官會果坐贓連累僚佐貶光化尉移向城尉歷北海時祿山始亂傳檄郡邑邑氏孫俊鄧庠加毆市人劫廩藏以應公時以去秩因舊呼率寮吏子弟急擊之殺俊加羅盡滅其黨繇是一邑用寧朝廷美之擢授登州司馬尋轉長史累加朝散大夫入為太子左贊善大夫尚書屯田員外郎太子中允出攝淄州刺史俄換萊州連有善最詔授檢校司勳

郎中兼侍御史充青萊登海密五州租庸使太尉李公光弼鎮徐州刺史充海密沂三州招討使加正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公威惠舊著比至部而蒼山賊帥李浩與其徒五千來降繇是三郡底定復入為衛尉少卿相國王公縉統河南奏公為副元帥判官未幾除秘書少監兼滁州刺史本州團練使居八載政績大成大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薨于揚州權窆于某所享年七十有八公凡七佐軍四領郡祿俸不積滯衣食無常主常歡曰以飽暖活孀幼以清白貽子孫

是吾心也逮啓手足卒如其志先是太夫人常寢疾
公衣不解髮不櫛者彌年侍疾執喪憂毀過禮公尤
善五言詩與王昌齡王之煥崔國輔輩聯唱迭和名
動一時逮今著樂詞播人口非一晚賦思舊遊詩百
篇亦傳於代前夫人清河崔氏贈清河郡太君後夫
人博陵崔氏贈博陵郡君生子七人女七人長子雲
達有才名官至刑部侍郎京兆尹公由京兆累贈至
散騎常侍刑部尚書次子微終潤州司馬次子公達
有至行初公年高就養不仕及居憂廬墓泣血三年

淮南節度使本道黜陟使泉朝賢素高高叅等累以
孝悌稱薦嚮名教者慕之今為侍御史上柱國滄景
節度叅謀次子方達衡州司士叅軍震當陽丞次子
文弼幽州叅軍次子安達率府倉曹叅軍公自捐館
舍殆逾三紀家國多故未克反葬至元和年某月始
遷兆于鄭州新鄭縣某原祔先秘書瑩二夫人從馬
時京兆已即世諸弟在下位獨侍御史銜恤襄事孝
備始終見託追撰銘于墓石銘曰
世祿德門斯之謂可久懋文茂績斯之謂不朽二千

后之祿七十八之年斯之謂貴壽內史之顯揚柱史之孝行斯之謂有後嗚呼鄭公榮如是哀如是又何不足之有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滎陽鄭氏墓誌銘并序

有唐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北部郎中舒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滎陽縣太君鄭氏年六十寢疾歿于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越明年二月十五日權祔于咸陽縣奉賢鄉洪濟原從先姑之塋也夫人曾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

卿王父諱瞿朝散大夫易州司馬父諱濟睦州刺史夫人睦州次女也其出范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兆府涇陽縣令夫人有四子二女長曰沂蔡州汝陽尉次曰秬京兆府萬年縣尉次曰積同州常城尉次曰積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翰為監察御史次為比丘尼名真一二女不幸皆先夫人歿府君之為北都也夫人始封滎陽縣君從夫貴也積之為拾遺也夫人進封滎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下有五甲姓滎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勲德官爵有國史在鄭之源流

婚

犯御嫌名

有家謀在北部府君世祿官政文行有故

京兆尹鄭雲遠之誌在今所叙者但書夫人之事而已初夫人為女時事父母以孝聞友兄弟睦弟妹以弟聞發自生知不由師訓其淑性有如此者夫人為婦時元氏世食貧然以豐潔家祀傳為詒燕之訓夫人每及時祭則終夜不寢煎和滌濯必躬親之雖隆暑沍寒之時而服勤親饋面無怠色其誠敬有如此者元鄭皆大族好合而因表滋多凡中外吉凶之禮有疑議者皆資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靡不中禮其

明達有如此者夫人為母時府君既沒積與積方齟齬家貧無師以授業夫人親執書誨而不倦四五年間二子皆以通經入仕積既第判入等授秘書省校書郎今天子始踐作策三科以拔天下賢俊中第者凡十八人積冠其首焉由校書郎拜左拾遺不數月謹言直聲動于朝廷以是出為河南尉長女既適陸氏陸氏有舅姑多姻族於是以順奉上以惠逮下二紀而歿婦道不衰內外六姻仰為儀範非夫人恂恂孜孜善誘所至則烏能使子達於邦女宜其家哉其

教誨有如此者既而諸子雖迭仕祿積甚薄每至月
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踈賤者由是衣無
常主厨無異膳親者悅踈者來故傭保乳母之類有
凍餒垂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况藏獲輩乎其仁
愛有如此者自夫人母其家殆二十五年專用訓誡
除去鞭朴常以正顏色訓諸女婦諸女婦其心戰兢
如履于冰常以正辭氣誡諸子孫諸子孫其志愧恥
若撻于市由是納下於少過致家於太和婢僕終歲
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橫楚閨門之內熙熙然如

太古時人也其慈訓有如此者噫昔漢室緹縈之徒
烈女也及為婦則無聞伯宗梁鴻之妻哲婦也及為
母則無聞文伯孟氏之親賢母也為女為婦時亦無
聞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
具美可謂冠古今矣嗚呼惟夫人道侈化施則何用
而不臧乎若引而伸之可以肥一國焉則關雎鵲巢
之化斯不遠矣若推而廣之可以肥天下焉則姜嫄
文母之風斯不遠矣豈止於訓四子以聖善化一家
於仁厚者哉居易不佞辱於夫人幼子稔為執友故

白頭天女集卷之三十一
聆夫人美最熟積泣血孺慕衷動他人託為撰述書
于墓石斯古孝子顯父母之志也嗚呼斯文之作豈
直若是而已哉亦欲百代之下聞夫人之風過夫人
之墓者使悍妻和囂母慈不遜之女順云爾銘曰
元和歲丁亥春咸陽道渭水濱云誰之墓鄭夫人

唐揚州倉曹叅軍王府君墓誌銘

并序代裴頌舍人作

公諱某字士寬其先出自周靈王太子晉凡二十一
代而生翦翦為將軍又三世而生珣珣居太原故今
為太原人又十九代而生瓊瓊為後魏僕射謚孝簡

公又二代而生曾祖諱蒲官為河南府王屋縣令王
父諱大璉為嘉州司馬父諱昇為京兆府咸陽令河
南府伊闕令有文行學術應制舉對沈謀秘略策登
科詩入正聲集公即伊闕第三子好學善屬文天寶
中應明經舉及第選授婺州義烏尉以清幹稱判吏
常之晉知之署本州防禦判官無何租庸轉運使元
載又知之假本州司倉專掌運府歲終課績居多遂
奏聞真授永泰中勅遷越府戶曹屬邑有不理者公
假領之所至必理大曆中本道觀察使薛兼訓以公

清白尤異表奏之有詔權知餘姚縣令時海寇初殄
邑焚田荒公乃營邑室創器用復流庸闢蓄畬凡江
南列邑之政公冠其首其制色園田增戶之績則會
稽之謀地官之籍載焉建中初選授揚州倉曹參軍
至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疾歿于江陽縣之私第春秋
六十二夫人清河崔氏鳳閣舍人融之姪孫鄭州司
法昂之女婦順母訓中外師之貞元二十年十一月
十三日疾終于三原縣之官舍享年六十二有子曰
播曰炎曰起咸以進士舉及第播應制舉對直言極

諫策授集賢殿校書郎累遷監察殿中侍御史三原
令炎既第未仕起應博學宏詞科遷授集賢殿校書
郎昆弟三人不十年而五登甲科時論者榮之三女
適范陽盧仲通播等號護靈輿以永貞元年十月二
十五日遷柩于京兆府富平縣淳化鄉之某原從吉
兆也嗚呼夫懋言行蓄事業俾道積于躬者在人也
錢大官贊元化俾功加于民者由命也有其人無其
命雖聖與賢無可柰何維公受天地之和積為行發
為文宣為用故在家以孝友聞行已以清廉聞蒞事

以幹蠱聞如金玉在珮動而有聲其大者又常以懿德秉哲致君濟人為已任有識者深知之宜乎作王者心膺耳目之官以經緯其邦家然才為時生道為命出名雖聞於天子位不過於陪臣爵爵然歿而不展其用者命矣夫古人云有明德大智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餘慶今其將在後嗣乎不然者何乃德行政事文學之美具叢乎公之三子乎夫其或者殆將肥王氏之家大王氏之門以甚明報施之道者也某不佞頃對策於王庭也與炎同升諸科焉祇命於憲

府也與播聯執其簡焉及為考文之官也又起在選中焉辱與公之二三子游而聆公之遺風甚熟故作斯文無隱情無愧辭焉銘曰

淮山道光淮水靈長繩繩子孫代有賢良將軍輔秦武功抑揚孝簡翊魏文德閣彰降及於公實生於唐大智全才應用無方作掾于郡三語有章承之於邑一同載康展矣之人何用不臧宜登大位俾紹前芳嗚呼百鍊之金不鑄千將十圍之材不作棟梁公亦如之與世不當道不虛行後嗣其昌

唐故坊州郿城縣尉陳府君夫人白氏墓誌

銘并序

夫人太原白氏其出昌黎韓氏其適潁川陳氏享年七十唐和州都督諱士通之曾孫尚衣奉御諱志善之玄孫都官郎中諱溫之孫延安令諱鏗之弟其女韓城令諱欽之外孫故郿城尉諱潤之夫人故潁川縣君之母故大理少卿襄州別駕白諱季庚之姑前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白居易前秘書省校書郎行簡之外祖母也惟夫人在家以和順奉父母故

延安府君視之如子既筭以柔正從人郿城府君敬之如賓洎延安終夫人哀毀過禮為孝女洎郿城歿夫人撫訓幼女為節婦及居易行簡生夫人鞠養成人為慈祖母迨乎潔蒸嘗敬賓客睦娣姒工刀尺琴書皆出於餘力焉貞元十六年夏四月一日疾歿于徐州古豐縣官舍其年冬十一月權窆于符離縣之南偏至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卜宅兆于華州下邳縣義津鄉北原即潁川縣君新塋之西次從存歿之志居易等號慕慈德敬撰銘誌泣血秉筆言

不成文銘曰

恭惟夫人女孝而純婦節而溫母慈而勤嗚呼謹揚
三德銘于墓門恭惟夫人實生我親實撫我身欲養
不待仰號蒼旻嗚呼豈寸魚之心能報東海之恩

唐太原白氏之殤墓銘

并序

白氏下殤曰幼美小字金剛奴其先太原人高祖諱
志善尚衣奉御曾祖諱溫都官郎中王父諱錞河南
府鞏縣令先府君諱季庾大理少卿山東別駕先太
夫人穎川陳氏封穎川縣君幼美即第四子也既生

而惠既孫而敏七歲能誦詩賦八歲能讀書鼓琴九
歲不幸遇疾夭徐州符離縣私第貞元八年九月權
窆于縣南原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塋于華
州下邳縣義津鄉北岡祔于先府君宅兆之東三十
步其兄居易行簡藐然已孤扶哀臨穴斷手足之痛
其心如切具號其銘誌于墓曰

嗚呼罔奴痛矣哉念爾九歲逝不迴埋骨長夜
臺三十年後復一開昔塋符離今下邳竟兮竟兮隨
骨來

白樂天文集卷之三十一

白樂天文集卷之三十二

記

江州司馬廳記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揔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選右移者第居之凡執伎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資高老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

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
廉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
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
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
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群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伏惟
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
北樓水滄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洞潭東
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
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
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
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
謀則尸素之尤嘉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
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
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
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

草堂記

匡廬竒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鑪峰北寺曰遺愛
寺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

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裘豐枝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牆巧而已不加白瑱階用石纂窓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大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傍暉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自問其故荅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扞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槿十尺圍高不知幾百尺脩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蕙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坳坳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

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
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
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
滴漉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
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峰雪
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覩縷而言
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起居其間尚
不克有驕穩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
主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

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
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
一日二日輒覆篲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
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
客而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
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負所羈餘累未盡或
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
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
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

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
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郎
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為
草堂記

記畫

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為行發為藝尤者其畫
歟畫無常工以似為工學無常師以真為師故其楷
一意狀一物徃徃運思中與神會髣髴若毆和役
靈於其間者時在長安中居甚閑聞甚熟乃請觀之

張氏為予畫出之厥有山水松石雲霓鳥獸暨四夷
六畜妓樂華蟲咸在焉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
曲盡其能莫不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
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
心術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
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
度予非畫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
形直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而已
耳張始年二十餘致切甚近予意其生知之藝與年

而長生畫必為希代價入必為後學師恐將者失其傳故以年月名氏紀於圖軸之末云時貞元十九清河張敦簡畫六月十日太原白居易記

記異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年里里西南有故蘭若而無僧居元和八年秋七月予從祖兄曰暄自華州來訪予途出於蘭若則及門見婦女十許人服黃綠衣少長雜坐會語於佛屋聲聞予門兄熱行方渴將就憇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因下馬自

繫韁於門柱舉首忽不見意其退藏於窓闥之間從之不見又意其退藏於屋壁之後從又不見用周觀其四旁則堵牆環然無崩缺覆視其簇談之所則廢壞四幕然無足迹繇是知其非人愕然大異之不敢留上馬疾驅來告予予亦異之因訊其所聞兄曰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抵多云王徹老如此觀其辭意若相與數其過者厥所去予舍八九里因同往訪焉果有王胤者年老即其里人也方徙居於蘭若東百餘步葺牆屋築場植樹僅畢明日而入既入不浹辰

而徹死不越明而妻死不逾時而徹之二子與二婦一孫死餘一子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為意新居不祥乃撤屋拔樹夜徙去遂獲全焉嘻推而徹之則衆君子謀於杜以忘曹婦人來焚糜竺之室信不虛矣明年秋予與兄出遊因復至是視徹之居則井湮竈夷間然唯環牆在里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者命數耶偶然耶將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氏有隱慝鬼得謀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由且志於佛室之壁以俟辨惑者九月七日樂天云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常君丹於廬山東林寺神運殿左甘露壇右建脩多羅藏一所土木丹漆之外飭以多寶相好嚴麗鄰諸鬼功雖兩都四方或未之見一切經典盡在于內蓋釋宮之天祿石渠也初藏既成其東北廊亦具獨西未作而常君薨迄今十餘年風日所飄燥雪雨所霑濕西南一隅壞有日矣僧坊衆措之予亦措之非不是圖財力不足暨十三年予作景雲律師塔碑成景雲弟子饋絹百疋予以法施淨

財義不已有即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請寺長老演公
滿公琳公等經之寺網維令果靈達等成之蓋彼護
前功償始願非住於布施相功德心也其集經各數
與創藏由緣詳于李肇碑文此但書新作西廊而已
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太原白居易記

冷泉亭記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寂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
冷泉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
不累丈而操竒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

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道和納粹暢人血氣真
之夜吾愛其泉淅淅風冷冷可以蠲煩折醒起人心
情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
之者可濯足於牀下卧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
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目之塵心
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
所以最於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崇山復
湖易為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
僕射臯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

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與景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舉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記

白蘋洲五亭記

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霅溪連汀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因以名為也前不知幾十萬年後又數百載有名無亭鞠為荒澤至大曆十一年顏魯公真卿為刺史始剪榛導流作八

角亭以游息焉旋屬災潦荐至沼堙臺圯後又數十

載委無崇地至開成三年弘農楊君為刺史乃疏四

渠濬二池樹三園犯玉園名五亭卉木荷竹舟橋廊室

酒筵宴息宿之具靡不備焉觀其架大溪跨長汀者

謂之白蘋亭介二園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

向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翫晨曦者謂之朝霞亭狎清

漣者謂之碧波亭五亭間開萬像迭入嚮背俯仰勝

無遁形每至汀風春溪月秋花繁鳥啼之旦蓮開水

香之夕賓友集歌吹作舟掉徐動觴詠半酣飄然恍

然遊者相顧咸曰此不知方外也人間也又不知蓬瀛崑閭復何如哉時予守官在洛陽君緘書賁圖請予為記予按圖握筆心存目想覩縷梗槩十不得其二三大凡地有勝境得人而後發人有心匠得物而後開境心相遇故有時耶蓋是境也實柳守濫觴之類公推輪之揚公緒索之三賢始終能畢事矣揚君前牧舒舒人治今牧湖湖人康康之由革弊興利若收茶法變稅書之類是也利興故府有羨財政成其益多暇日是以餘力濟高情成勝槩三者旋相為用豈偶然哉昔謝柳為郡樂山水多高情不聞政龔黃為郡憂黎庶有善政不聞勝槩兼而有者其吾有揚君乎君名漢公字用人恐年紀久遠采者不知故名而序之時開成四年十月十五日記

畫西方幘記

開成五年五月十五日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號極樂以無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彌陀以壽無量顧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微塵衆生

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念佛必先嚮西方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以阿彌陀佛為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此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者東南北方過去見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當襄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杜宗敬按阿彌

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彌陀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妓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彩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迴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願得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覩西方白毫大光應念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見在身盡未來身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故重宣此願而偈讚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

無諸惡道及衆苦

願如老身病苦者

同生無量壽佛所

畫彌勒上生幀記

南瞻部州大唐國東都香山寺居士太原人白樂天
年老病風因身有苦遍念一切惡趣衆生願同我身
離苦得樂由是命繪事按經文仰兜率天宮想彌勒
內衆以丹素金碧形容之以香火花果供養之一禮
一贊所生功德若我老病苦者皆得如本願焉本願
云何先是樂天歸三寶持十齋受八戒者有年歲矣

常日日焚香佛前稽首發願願當來世與一切衆生
同彌勒上生隨慈氏下降生生劫劫與慈氏俱永離
生死流終成無上道今因老病重此證明所以表不
忘初心而必與本願也慈氏在上實聞斯言言記作
禮自為此記時開成五年三月日記

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

先是樂天發願修香山寺既就

前事具記

迨今七八年寺

有佛像有僧徒而無經典寂寥精舍不聞法音三寶
闕一我願未滿乃於諸寺藏外雜散經中得遺編夢

軸者數百卷秩以開元經錄按而校之於是絕者續之亡者補之稽諸藏目名數乃足合是新舊大小乘經律論集凡五千二百七十卷乃作六藏分而護焉寺西北隅有隙屋三間土木將壞乃增修改飾為經藏堂堂東西間闢四窓置六藏藏二門啓閉有時出納有籍堂中間置高廣佛座一座上列金色像五百尊後設西方極樂世界圖菩薩影二環上懸大幡二十有四榻席巾几洎供養之器咸具焉日為道場簡儉嚴淨開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堂成藏成道場成

以香火爇之以飲食樂之以管磬歌舞供養之與開振源濟釗標洲暢八長老及比丘衆百二十人圍繞讚嘆之又別募清靜七人日日供齋粥給香燭十二部經次第誦讀俾夫經梵之音晝夜相續洋洋乎盈耳哉忻忻乎滿願哉余時道場主佛弟子香山居士樂天欲使浮圖之徒游者歸依居者護持故刻石以記之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

白氏洛中集者樂天在洛所著書也大和三年春樂

天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及茲十有二年矣其間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合為十卷今納於龍門香山寺經藏堂夫以狂簡斐然之文而歸依支提法寶藏者於意云何我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業狂言綺語之過轉為將來世世讚佛乘之因轉法輪之緣也十方三世諸佛應知噫經堂未滅記石未泯之間乘此願力安知我他生不復遊是寺復觀斯文得宿命通省今日事如智大師記靈山於前會羊叔子識金環於後見者歟於戲垂白之年絕筆於此則是集

者亦無隱焉大唐開成五年十一月二日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易樂天記

東林寺白氏文集記

昔余為江洲司馬時常與廬山長老於東林寺經藏中披閱遠大師與諸文士唱和集卷時諸長老請余文集亦置經藏唯然心許他日致之迨茲餘二十年矣今余前後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一首勒成六十卷編次既畢納於藏中且欲與二林結他生

之緣復曩歲之志也故自忘其鄙拙焉仍請本寺長老及主藏僧依遠公文集例不借外客不出寺門幸甚大和九年夏太子賓客晉陽縣開國男太原白居易樂天記

聖善寺白氏文集記

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太原白居易樂天與東都聖善寺鉢塔院故長老如滿大師有過戒之因與今長老振大士為香火之社樂天曰吾老矣將尋前好且結後緣故以斯

文寘于是院其集七表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

五首

元相公先作集序并目錄一卷在外

題為白氏文集納於律疏庫樓

仍請不出院門不借官客有好事者任就觀之開成元年閏五月十二日樂天記